

扬

州

丛

刻

扬

州

丛

刻

揚州禦寇錄

凡例

一此編雖係埜史然攻守勝負之狀必卽見聞所及
參酌再四而後錄之不敢誣亦不敢率其諸說部
小書文人詩集譽揚傳述乎戰守者之績與軍伙
之功質之物論非盡確矣推之志乘頗不獲免故
不之從

一著書必令其有用茲編於事實似無所諱然觀其
始末亦可知兵隨將轉之勢其毛張馬三帥及直
夫都興將軍所以自勝而勝賊者皆詳誌之畧仿

溫公通鑑之意以告世之司兵者

一薛氏五代史與歐陽公並傳以紀事多不可廢也茲編竊取其意畧所當畧其當詳者臚之不厭其繁以徵實以備考也高簡之筆愧於不能且非紀事之意

一戰勝攻取必有實勢特章疏體裁不宜瑣述茲編體例旣殊則言之宜晰故確言之又縷述之雖間與官書有異亦所不惜實事求是而已惟賊踞瓜洲時俘掠偵伺幾於月必有之錄不勝錄傳聞之詞尤難盡信茲編或顯分或渾括之決擇頗當讀

者自知之

一捐軀殉難之人必確有抗賊之跡褒忠之筆不可使僞者冒也乃諸新志及杜氏金陵大營紀事本末日知堂筆記及江都某氏之書率憑諸公牘抄報而錄之不知揚州誌書曾文正公固不以爲善本而取死亡逃散之弁列之陣沒以爲力戰之據亦人實議之不獨如寶雞題壁也茲編先卽其所確聞者著之其餘以俟博訪

一是編專記揚州事故近而鎮江六合泰興天長之間遠及他省惟於揚州軍事有牽率者括以數語

更不細述以清界限

一因軍事而及團練糧台捐輸事相涉也然必皆揚州治者他弗錄也

一水師自隸於江北之統帥其地下及海口強半以揚防名然體例所在不能亂也故惟錄其攻守移泊之在揚州者雖焦山重屯也亦不記丹徒治也金山在江中舊志及焉故錄之

一瓜洲淮揚兩鎮皆新立創建之時揚州江境無戰事矣然其制爲經久之計錄之都天廟砲台不爲賊立固揚州之江防也亦附誌之惟六七濠口之

厘市則通商非禦寇也故弗錄

一茲編雖自信詳慎猶懼有訛誤者有漏逸者所幸
軍事逮今纔兩紀耳重臣宿將幕府文人下及退
兵賸卒埜老田夫身親其事者尙不乏人可以詢
而得之其有舉事實以相告者則幸甚

揚州禦寇錄卷上 江都 倪在田子新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咸豐二年揚州妖鳥鳴丙夜聞甲馬聲城廂凡數四
占主兵事時賊洪秀泉等圍桂林攻長沙躡武昌陷
九江睥睨金陵揚州江防之議起漕運總督楊殿邦
被旨扼江口以卒數百屯於五台山一履瓜洲而
返遂有不守瓜洲口兵江蘇巡撫楊文定請守瓜洲
備蘇杭不許瓜洲居江北蘇杭在江南烏能蔽福
建參將葉長春廣東副將周德泰以紅單艇船駐江

中

三年春正月賊陷金陵揚州大震殿邦衰耄亦固不甚諳軍事前鹽運使司但明倫助之守泊舟便益門入城議軍事暇及姬妾蒲博以爲戲

郡之人詠之

揚州知

府張廷瑞參將文玉外議備而縱奸人江壽民迎賊

歛貲餽之

其後事發商人張懋德等並坐罪蓋餽賊之金皆自商出始謂如顏柳橋款西洋也

不知叛逆之罪大矣

約假道無淹留別綴盛筵待賊至候補鹽

知事張翊國憤之上書殿邦斥其罪且縛壽民撻諸

市殿邦釋之

儀徵縣某踵其智義民鄭超責之令摔

千金不可乃使獄卒斃超以滅口

二月十九日賊黨林鳳翔羅大綱

李開方胡以洸曾立昌帥賊萬計方舟下過儀徵知

縣棄城遁至金山艇師截諸江轟炮竟日俄賊大至

德泰走焦山與閩師合瓜洲守備方綱逸標兵花杓

獨赴炮台難巨銃以擊賊不能勝

時台中惟杓一人而已杓後官至淞

南營都司二十二日賊入瓜洲燒金山火光澈江表明日

鳳翔等趨揚州翊國以門生家丁團勇

明之邊將以親軍健兒爲

家丁非今業從之謂翊國擅拳技故多從之者

擊之桃花庵不勝殿邦等已

先去標兵營卒盡棄槍械於濠逸

殿邦納冠帶於笥爲民狀以走明倫

走如臯署運司劉良駒托巡鹽走

泰州知府張廷瑞

同城江都知縣陸武曾甘泉知縣梁園棣城守參將

文玉鹽捕營都司宋天麒皆走殿邦明倫良駒旋被

劾廷瑞等亦禡職俄復之再爲卞寶第所劾復遣戍

教諭黃元灝等爲賊所搜殺

賊焚福緣庵鼓行入城衢衢皆徧城

中之人裹紅巾以應者且錯出則賊間也

蓋匿居久矣又云爾

輩歲以賤值市醃苴菜

時淮綱替矣揚之民奢侈如

故習都人士女服物都麗又地綰南北軸富商大賈

輶使寓公鱗次櫛比金玉瓊寶鐘鼎圖籍米粟繒纈

累千萬計皆惑壽民言憚不徙賊盡攫之使居者門

額黏順字示降服其後言者舉以告 詔民心不固

皆地方庸吏作踊赦不問鳳翔等穴運司署羣賊分

入民居使黃德生入儀徵黎振暉守瓜洲

民呼黎瞎子中槍眇

一目也其佐曰雷先生黎極矯健兩臂

平舒可舉數百觔物後爲官軍陣斬 德生至儀徵

止於江口以兩僕入禁焚掠戮土匪戢居人鄉民殺

二賊其黨譁甚黃力劑之民以無禍

德生楚諸生賊殲其家而用之

刻思報復故不類於賊

又數日巨賊楊秀清至

偽東王諸賊皆遜其位

揚

州按城勢使焚西北門築壘於東虹橋法海寺凡數

十字以從賊又踞灣頭楊子橋諸隘

皆要地也賊亦狡矣

日促

四鄉民輸米穀豕蔬爲積久計

名曰進供

別城中民使各

處

謂之打館子每館十數人即民房室而錯據之

男女異地夫婦不相聞食

必誦贊美語秀清尋去

又用天主教七日一禮拜講說道理踞居民往聽之賊乃

即運司署前叠几案爲台分數十座俄炮一黃繼一

導一賊自署出攀而升如是數十人各聳立既罄矣

林鳳翔乃出高踞於中手指口說而

零賊焚掠仙女

廟橫行於大橋鎮邵伯埭鄉民團鬪皆潰遁有被殺

者謂瓜洲儀徵已降服禁焚掠張偽示於四邑名龍鳳批

關楮繪龍鳳也其言僭逆前列天父天兄及真正大軍師東西南北四王名蕭朝貴已死仍稱之末書太

平天國癸亥年蓋金陵所饑者又諱而遭俘擄者勿丑爲好其無狀而可噴飯有如此

絕也時金陵賊有爲向榮軍殺傷者皆昇入揚州使休息捉人應役見卽被擄三月 欽

差大臣琦善直隸提督陳金綬學士勝保自浦口至

事在初九日 前鋒次帽兒墩方縱鞍轡相營地賊噪而進

兵吹觶栗聚其騎因縱而突飛矢雨迸賊尸徧地總

兵雙來衝其壘斬百十級賊大駭盡掣其眾入城守

琦善疏初十日破西北賊壘十二日五戰五勝盡破東路諸賊壘燒運河中賊舟凡二十二日乘霧

攻之雙來趨北門勝保趨觀音山皆破賊壘晦日分軍三路自南門及西門焚其壘及廿四橋賊營三北

門營五其僞飾如此其先大橋民殺賊卞四等邵伯
之民爲所執使運米弛其擔而擊之仙女廟東馬橋
汎民列隊而戰死一人而盡潰而官軍逼城下矣是
以幸免灣頭諸壘則賊自棄去詢之逸出賊中者曰
賊守瓜揚者亦數千人耳又甚憚我騎軍故棄諸隘
專意城守也濱江洲港中商民之舟避泊千計賊就
掠之植旗船上謂之封船卽相戒不敢動湖廣長年
有較健者值東北風大盛千帆競舉直衝瓜洲儀徵
而西歸賊亦琦善陳金綬分營雷塘集堡城及司徒
無如之何

廟勝保略地至五台山查文經以滁州勇屯灣頭陳
家巷萬福橋長春營沙崗當是時官軍次揚州者可
萬計揚之民奉壺漿簞食以迎者屬於路聞黃德生
在儀徵思反正使諸生尹鳳笙往說之德生遂以事
誅悍賊約期燒瓜洲之賊楫因入金陵誅秀清等

時瓜

洲賊首爲吳汝孝黎雷勝保請急攻揚州通驛遞因皆爲賊檄而他去矣

遂濟江直攻其穴琦善不可曰我兵怯且使日殺謀

以練之因勒其部敢攻城及不奉令而戰者殺無赦

諸將袖手不得奮德生謀亦洩痛罵賊死

琦善以四品頂戴起

廢籍而懟從前被抄斥思參賊以敵國有以軍飲言者曰此我琦老三財也眾始知其意然其材實亦不

能辦此

夏四月

欽差大臣向榮在金陵檄川勇數

百來助攻甲夜入城殺百十賊琦善不應

川勇已入城得千人

應之城必克而竟不應川勇乃出明日遂去

川勇憤訴去是夕鳳翔以洸

盡括城中貲及婦孺送金陵遂掠儀徵糾賊二萬爲

二十一軍以北犯使立昌守揚州僞指揮陳世保副

之聚板於堞爲跑馬樓架木四望亭伺城外備稍密

居民憤帥憤傳檄討之

謂琦善之罪較其先燒番民和逆夷而更甚

迄不

顧葉長春以計燒賊舟數百艘濱江洲渚不被賊者

長春之力也賊又爲鐵索橫諸江加木焉如笮橋朝

夕馳應水師戰艘爲所扼其後轟巨炮而以小舟利

斧斲斷之屢斷屢設久之乃罷鳳翔等旣去勝保簡

揚州軍追之殿邦言

時以褫職候代得馳奏

灣頭水陸之鍵雖

有營屯其力不厚揚州逃民僉曰賊食將盡多作官

軍飾思北出宜列兵備邵伯埭當瓜揚路噎羽書章

奏以警阻

朝廷憂大局已

命福濟爲漕運總督

治揚州賊命浙閩總督慧成帥吉林黑龍江察哈爾
土默特及宣化鎮兵趨揚州屯邵伯埭 命屯守清

江浦王家營之托明阿奕山軍皆應審助五月福濟

至揚州慧成亦至屯軍灣頭慧成請無分揚州軍

時

北亦被賊每檄揚州軍追擊慧成游擊馮景尼以壽

畏蕙故疏請無分揚州軍以自固春勇至師長杓以清淮勇至分營陳家港及諸處揚

州之圍三面合

先是殿邦言募精壯水勇千五百人

河標游擊馮景尼統徐州土勇二千皆敢死及揚州

陷殿邦走淮安又言勝保兵踰甘泉山兵勇聞之皆

奮將以自解淮安道曹文昭副將李輝遠受而副

命如揚州相距可三百里遑回屢月不敢進都御史雷以誠故自豐北請討賊 許之亦偕福濟